**存在一定合理吗？**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尼尔·波兹曼在书中写道“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毁灭并非源自热爱而是来自于环境对人造成的影响。我们出于特定目的创造出当下的一切，无时不刻依赖着他们，最终在沉溺与以来中如同被温水浸煮着的青蛙一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娱乐的奴隶。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不愿一昧的受制于电视？因为电视节目的固定性使其向观众传达了一种被动信号——即人们通过电视只能被动的获取信息。相较于网络，只需要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即可获得与目标有关的大量信息比起来，信息有效率的提高使人们获得了极大的需求满足感。回首过去，报纸在电视面前羸弱的不堪一击，今天的电视机也同样在互联网面前低下头颅。

从19世纪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资本家们似乎找到了宣传资本鼓吹消费主义的有效途径，哪怕凡此种种纷繁复杂的修饰不过是“精致的纸房子”，实用主义者也容易被这些抽象的宣传所迷惑。“奥斯卡姆剃刀”是一种最简单粗暴的制度清洗器——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多数情况下事情的本质简单到可以用1来表示，但是由于各方政治立场、经济利益、文化冲突的影响，往往最终呈现出来的是“n+”的状态。明明是几个有条理的观点阐释、寥寥数百字即可让人心领神会的报告，一定要“花里胡哨”的PPT来演示——不同的字体突出，各式精美的动画，不断地内容扩充……费时费力功效几乎等同，精美的ppt价值到底何在？广告文化呈迅猛之势成为长虹产业，21世纪的我们也已经习惯了为包装埋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存在即合理”，诚然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即为大众所认可的，但我们不妨思考，难道公意一定正确吗？当这种趋势如洪水猛兽一般向我们倾泻而来，冲垮我们的理智，只有少数人站在真理的一边，更多的人只是乘着他们政治、经济的邮轮欢呼雀跃甚至不惜使用种种不利于长远发展的手段让洪水之势爆发的愈加猛烈。

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显然，波兹曼是站在赫胥黎这一边的。

当我们尽情狂欢时，不妨跳出疯狂的人群思考一下——这真的值得享受吗？